

田元庆 / 主编

中国近代文学名著青少年无障碍阅读丛书
冰心文学作品精选
繁星·春水
Fānxīng Chūnshuǐ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田元庆 \ 主编

中国近代文学名著青少年无障碍阅读丛书

冰心文学作品精选

繁星·春水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心文学作品精选：繁星·春水 / 田元庆主编.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1.11

(中国近代文学名著青少年无障碍阅读丛书)

ISBN 978-7-5464-0538-4

I. ①冰… II. ①田… III. ①诗集—中国—现代
IV. ①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1101 号

冰心文学作品精选：繁星·春水

BINGXIN WENXUE ZUOPIN JINGXUAN; FANXING · CHUNSHUI

田元庆 主编

出品人 段后雷 罗 晓

责任编辑 蒋雪梅

责任校对 田 华

装帧设计 锦程文化

责任印制 莫晓涛

出版发行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621237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4-0538-4

定 价 25.8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电话：(028)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电话：(028) 61980676



目 录

散文卷

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003
一只小鸟	
——偶记前天在庭树下看见的一件事	005
“无限之生”的界线	006
圈 儿	009
我	011
笑	012
除夕的梦	014
是 非	016
宇宙的爱	018
石 像	020
山中杂感	021
五月一号	022
图 画	025
问答词	026
一朵白蔷薇	028
闲 情	029
梦	031
到青龙桥去	033
山中杂记	
——遥寄小朋友	037
新年试笔	047
胰皂泡	049



一日的春光	051
记萨镇冰先生	054
默庐试笔	059
摆龙门阵	
——从昆明到重庆	063
我的童年	065
力构小窗随笔	069
我的良友	
——悼王世瑛女士	074
无家乐	081
给日本的女性	084
丢不掉的珍宝	087
每逢佳节	091
樱花赞	094
寄小读者(节选)	098
再寄小读者	128
三寄小读者	164

小说卷

好妈妈	183
小桔灯	187
分	190
冬儿姑娘	197
国 旗	201
去 国	203
两个家庭	212
斯人独憔悴	219
秋雨秋风愁煞人	225

诗歌卷

繁 星(节选)	237
春 水	243





散文卷



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导读：

本文作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五版。作者之前所写的一些小说，因为是以揭示当时社会和家庭中存在的问题为主要内容，所以被称为“问题小说”。在当时，作者的家人和一些读者都觉得她做的文章过于悲观，并形容她的小说是“满纸秋声”，父母甚至担心她的思想进入到消极的一面去，害怕这种消极会消磨掉她往日的壮志。鉴于种种误会的声浪，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做了次澄清，她在此道出了她做“问题小说”的原因。她做那样一些甚是悲观的小说，并不是为了宣扬悲观的情绪，而是为了警醒世人，使得人们能从小说的沉痛中得到教训，进而去寻求改良之策。

昨天下午四点钟，放了学回家，一进门来，看见庭院里数十盆的菊花，都开得如云似锦，花台里的落叶却堆满了，便放下书籍，拿起灌壶来，将菊花挨次的都浇了，又拿了扫帚，一下一下的慢慢去扫那落叶。父亲和母亲都坐在廊子上，一边看着我扫地，一边闲谈。

忽然仆人从外院走进来，递给我一封信，是一位旧同学寄给我的，拆开一看，内中有一段话，提到我做小说的事情。他说，“从《晨报》上读尊著小说数篇，极好，但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我笑了一笑，便递给母亲，父亲也走近前来，一同看这封信。母亲看完了，便对我说，“他说得极是，你所做的小说，总带些悲惨，叫人看着心里不好过，你这样小小的年纪，不应该学这个样子，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文字，和他的前途，是很有关系的。”父亲点一点头也说道，“我倒不是说什么忌讳，只怕多做这种文字，思想不免渐渐的趋到消极一方面去，你平日的壮志，终久要销磨的。”

我笑着辩道：“我并没有说我自己，都说的是别人，难道和我有什么影响。”母亲也笑着说道，“难道这文字不是你做的，你何必强辩。”我便忍着笑低下头去，仍去扫那落叶。

五点钟以后，父亲出门去了，母亲也进到屋子里去。只有我一个人站到廊子上，对着菊花，因为细想父亲和母亲的话，不觉凝了一会子神，抬起头来，只见淡淡的云片，拥着半轮明月，从落叶萧疏的树隙里，射将过来，一阵一阵的暮鸦唧唧哑哑的掠月南飞，院子里的菊花，与初生的月影相掩映，越显得十分幽媚，好像是一幅绝妙的秋景图。

我的书斋窗前，常常不断的栽着花草，庭院里是最幽静不过的。屋子以外，四围都是空地和人家的园林，参天的树影，如同曲曲屏山。我每日放学归来，多半要坐在窗下书案旁边，领略那“天然之美”，去疏散我的脑筋。就是我为这篇文字的时候，也是帘卷西风，夜凉如水，满庭花影，消瘦不堪……我总觉得一个人所做的文字和眼前的景物，是很有关系的，并且小说里头，碰着写景的时候，如果要摹写那清幽的境界，就免不了用许多冷涩的字眼，才能形容得出，我每次做小说，因为写景的关系，和我眼前接触的影响，或不免带些悲凉的色彩，这倒不必讳言的。至于悲观两个字，我自问实在不敢承认呵。

再进一步来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何况旧社会旧家庭里，许多真情实事，还有比我所说的悲惨到十倍的呢。我记得前些日子，在《国民公报》的《寸铁》栏中，看见某君论我所做的小说，大意说：《独憔悴》小说，便对我痛恨旧家庭习惯的不良……我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是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

就使于我个人的前途上，真个有什么影响，我也是情愿去领受的，何况决不至于如此呢。

但是宇宙之内，却不能够只有“秋肃”，没有“春温”，我的文字上，既然都是“苦雨凄风”，也应当有个“柳明花笑”。

不日我想作一篇乐观的小说，省得我的父母和朋友，都虑我的精神渐渐趋向消极方面去。方才所说的，就算是我的一种预约罢了。





一只小鸟

——偶记前天在庭树下看见的一件事

导读：

本文初载于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晨报》。文章的前半部分，作者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小鸟的美好。小鸟的羽翼未丰，不能远飞，稚嫩的它站在了枝子上，唱出了优美的自然之歌。整个画面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美好。然而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孩子们因为喜欢上了小鸟的歌声，于是决定捉住它。孩子们是喜爱小鸟的，但恰恰是他们的这种喜爱伤害了它，从此再也不能听到小鸟优美的歌声了。

读罢此文，小鸟的歌声是否在你心中回荡？通篇文章充盈着诗一般的意境，作者用自然的语言描绘了自然的场景，以她一颗拥有着爱的心诉说着一个因爱而生出痛的故事。其中所讲的道理值得人们深思。

有一只小鸟，它的巢搭在最高的枝子上，它的毛羽还未曾丰满，不能远飞；每日只在巢里啁啾着，和两只老鸟说着话儿，它们都觉得非常的快乐。

这一天早晨，它醒了。那两只老鸟都觅食去了。它探出头来一望，看见那灿烂的阳光，葱绿的树木，大地上一片的好景致；它的小脑子里忽然充满了新意，抖刷抖刷翎毛，飞到枝子上，放出那赞美“自然”的歌声来。它的声音里满含着清—轻—和—美—，唱的时候，好像“自然”也含笑着倾听一般。

树下有许多的小孩子，听见了那歌声，都抬起头来望着——

这小鸟天天出来歌唱，小孩子们也天天来听它，最后他们便想捉住它。

它又出来了！它正要发声，忽然嗤的一声，一个弹子从下面射来，它一翻身从树上跌下去。

斜刺里两只老鸟箭也似的飞来，接住了它，衔上巢去。它的血从树隙里一滴一滴的落到地上来。

从此那歌声便消歇了。

那些孩子想要仰望着它，听它的歌声，却不能了。

“无限之生”的界线

导读：

本文初载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三日《晨报》第七版。“生”与“死”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探究的话题，千百年来，不少人都在谈论“生”和“死”，因此有了一些不同的生死观念。本文作者借已故友人之口道出了她自己的对生死的感悟，这种对生死的认识暗合了一些宗教的生死观。作者指出，“生”与“死”并不是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的过程，无论是在生之前还是在死之后，“我”都是存在着的，“我”有着“无限之生”。“生”与“死”不过仅是从我们平常所认识到的“有限之生”通往“无限之生”的界限。

我独坐在楼廊上，凝望着窗内的屋子。浅绿色的墙壁，赭色的地板，几张椅子和书桌；空沉沉的，被那从绿罩子底下发出来的灯光照着，只觉得凄黯无色。

这屋子，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间宿舍。课余之暇，我们永远是在这屋里说笑，如今宛因去了，只剩了我一个人了。

她去的那个地方，我不能知道，世人也不能知道，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然而宛因是死了，我看见她病的，我看见她的躯壳埋在黄土里的，但是这个躯壳能以代表宛因么！

屋子依旧是空沉的，空气依旧是烦闷的，灯光也依旧是惨绿的。我只管坐在窗外，也不是悲伤，也不是悚惧；似乎神经麻木了，再也不能迈步进到屋子里去。

死呵，你是一个破坏者，你是一个大权威者！世界既然有了生物，为何又有你来摧残他们，限制他们？无论是帝王，是英雄，是……一遇见你，便立刻撇下他一切所有的，屈服在你的权威之下。无论是惊才，绝艳，丰功，伟业，与你接触之后，不过只留下一抔黄土！

我想到这里，只觉得失望，灰心，到了极处！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纵然抱着极大的愿力，又有什么用处？又有什么结果？到头也不过是归于虚空，不但我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



漆黑的天空里，只有几点闪烁的星光，不住的颤动着。树叶楂楂槭槭的响着。微微的一阵槐花香气，扑到阑边来。

我抬头看着天空，数着星辰，竭力的想慰安自己。我想：何必为死者难过？何必因为有“死”就难过？人生世上，劳碌辛苦的，想为国家，为社会，谋幸福，似乎是极其壮丽宏大的事业了。然而造物者凭高下视，不过如同一个蚂蚁，辛辛苦苦的，替他同伴驮着粟粒一般。几点的小雨，一阵的微风，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躯，打死，吹飞。他的工程，就算了结。我们人在这大地上，已经是像小蚁微尘一般，何况在这万星团簇，缥缈幽深的太空之内，更是连小蚁微尘都不如了！如此看来，……都不过是昙花泡影，抑制理性，随着他们走去，就完了！何必……

想到这里，我的脑子似乎胀大了，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勉强定了神，往四周一看——我依旧坐在阑边，楼外的景物，也一切如故。原来我还没有超越到世外去，我苦痛已极，低着头只有叹息。

一阵衣裳鹢翅的声音，仿佛是从树杪^①下来，接着有微渺的声音，连连唤道：“冰心，冰心！”我此时昏昏沉沉的，问道：“是谁？是宛因么？”她说：“是的。”

我竭力的抬起头来，借着微微的星光，仔细一看，那白衣飘举，荡荡漾漾的，站在我面前的，可不是宛因么！只是她全身上下，显出一种庄严透彻的神情来，又似乎不是从前的宛因了。

我心里益发的昏沉了，不觉似悲似喜的问道：“宛因，你为何又来了？你到底到哪里去了？”她微笑说：“我不过是越过‘无限之生的界线’就是了。”我说：“你不是……”她摇头说：“什么叫作‘死’？我同你依旧是一样的活着，不过你是在界线的这一边，我是在界线的那一边，精神上依旧是结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

我听了她这几句话，心中模模糊糊的，又像明白，又像不明白。

这时她朗若曙星的眼光，似乎已经历历的看出我心中的癥结。便问说：“在你未生之前，世界上有你没有？在你既死之后，世界上有你没有？”我这时真不明白，过了一会，忽然灵光一闪，觉得心下光明朗澈，欢欣鼓舞的说：“有，有，无论是生前，是死后，我还是我，‘生’和‘死’不过都是‘无限之生的界线’就是了。”

她微笑说：“你明白了，我再问你，什么叫作‘无限之生’？”我说：“‘无限之生’就是天国，就是极乐世界。”她说：“这光明神圣的地方，是发现在你生前呢？还是发现在你死后呢？”我说：“既然生前死后都是有我，这天国和极乐世界，就说是现在也有，也可以的。”

她说：“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呢？”我仿佛应道：“既然我们和万物都是结合的，到了完全结合的时候，便成了天国和极乐世界了，不过现在……”她止住了我的话，又说：“这样说来，天国和极乐世界，不是超出世外的，是不是呢？”我点了一点头。

她停了一会，便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这样——人和人中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爱，是昙花么？是泡影么？那些英雄，帝王，杀伐争竞的事业，自然是虚空的了。我们要奔赴到那‘完全结合’的那个事业，难道也是虚空的么？去建设‘完全结合’的事业的人，难道从造物者看来，是如同小蚁微尘么？”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含着快乐信仰的珠泪，抬头望着她。

她慢慢的举起手来，轻裾飘扬，那微妙的目光，悠扬着看我，琅琅的说：“万全的爱，无限的结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无论什么，都不能抑制摧残他，你去罢，——你去奔那‘完全结合’的道路罢！”

这时她慢慢的飘了起来，似乎要乘风飞举。我连忙拉住她的衣角说，“我往哪里去呢？那条路在哪里呢？”她指着天边说，“你迎着 he 走去罢。你看——光明来了！”

轻软的衣裳，从我脸上拂过。慢慢的睁开眼，只见地平线边，漾出万道的霞光，一片的光明莹洁，迎着我射来。我心中充满了快乐，也微微的随她说道：“光明来了！”

一九二〇年九月四日

① 树杪(miǎo)：树梢。



圈 儿

导读：

本文初载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燕京大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文中，作者由印度哲学而得来关于“圈儿”的感悟。人会经历“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而这些组成了一个圈儿困住了我们，当我们切实感受到它们的时候，会慌乱彷徨，很多人会因为害怕而坐以待毙，但是这并不能帮助我们走出困境。能帮助我们走出去的就只有站起来，忍受痛苦，努力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

在作者的想象中，这样的圈儿被实体化了，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经过圈中人的忍耐与努力之后，它会有裂缝，只要跳出了它，外面等着的就是光明和希望。

读《印度哲学概论》至：“太子作狮子吼：‘我若不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①，要不还此。’”有感而作。

我刚刚出了世，已经有了一个漆黑严密的圈儿，远远的罩定我，但是我不觉得。

渐渐的我往外发展，就觉得有它限制阻抑着，并且它似乎也往里收缩——好害怕啊！圈子里只有黑暗，苦恼悲伤。

它往里收缩一点，我便起来沿着边儿奔走呼号一回。结果呢？它依旧严严密密的罩定我，我也只有屏声静气的，站在当中，不能而动。

它又往里收缩一点，我又起来沿着边儿奔走呼号一回；回数多了，我也疲乏了，——圈儿啊！难道我至终不能抵抗你？永远幽囚在这里面么？

起来！忍耐！努力！

呀！严密的圈儿，终究裂了一缝。——往外看时，圈子外只有光明，快乐，自由。——只要我能跳出圈儿外！

前途有了希望了，我不是永远不能抵抗它，我不至于永远幽囚在这里面了。

努力！忍耐！看我劈开了这苦恼悲伤，跳出圈儿外！

① 阿耨(nòu)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梵文的译音，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是只有佛才能够拥有的能力。



我

导读：

本文初载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燕京大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我”，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多么频繁的一个字啊！作者在这里对“我”产生了怀疑。在作者看来，“我”会以多种形态出现，“我”会在不同的时刻拥有不一样的心境。“我”时而“清夜独坐”，时而“周旋世界”，“我”在“众人目中口中”，“我”在“我自己心中”。这么多的“我”令作者不由得生出了疑问：这所有的“我”会是同一个“我”吗？庆幸的是在疑问之后作者并没有陷入混乱，而是认为可以将这么多不同的“我”联合为同一的“我”。这允许了“我”的多样性的存在，只有这样的“我”才是一个完整的“我”。

照着镜子，看着，究竟镜子里的那个人，是不是我。这是一个疑问！在课室里听讲的我，在院子里和同学们走着谈着的我，从早到晚，和世界周旋的我，众人所公认以为是我的：——究竟那是否真是我，也是一个疑问！

众人目中口中的我，和我自己心中的我，是否同为一我，也是一个疑问！

清夜独坐的我，晓梦初醒的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偶然有一分钟一秒钟感到不能言说的境象和思想的我，与课室里上课的我，和世界周旋的我，是否同为一我，也是一个疑问。

这疑问永远是疑问！这两个我，永远不能分析。

既没有希望分析他，便须希望联合他。

周旋世界的我呵！在纷扰烦虑的时候，请莫忘却清夜独坐的我！

清夜独坐的我呵！在寂静清明的时候也请莫忘却周旋世界的我！

相顾念！相牵引！拉起手来走向前去！



笑

导读：

本文初载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期，是冰心的成名之作。作者一生信奉“爱的哲学”，此文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作。文章仅用了短短的几百字，营造出的意境却胜似千言万语。三幕场景，三幅自然而美丽的画面，托出了三个伴着鲜花的笑。这无比和谐的笑道出了无尽的美。随着作者诗意而凝练的叙述，那一个个纯洁的笑逐一来到读者的眼前，是那么的耀眼，那么的美好，仿佛不染世尘。这被作者串联起来的的笑，如梦似幻，它正以一种暖融融的方式传递着爱。

雨声渐渐的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思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思想。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